

經義考

冊三

經義考卷九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卽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

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威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九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文遭暴秦並爲煨燼而詩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

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

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汗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變風猶有頌采繫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

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各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縣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各異者縣縣瓜瓞與縣縣葛藟同一取縣縣之義一以黃鳥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騶虞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德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譬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

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

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駟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狸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齊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

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

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誦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狸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

於狸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
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
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繫渴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
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
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
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
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
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
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旣善其義而
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韜軒之所采定不止
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
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
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誦誦竊
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

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

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失采齊新宮狸首繁
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
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
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

經義考卷九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各關雎序謂

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瑜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卽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曰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旣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邱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旣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

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嘗賴序文以爲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數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子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

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滕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威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威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茅苴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朱翼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尙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猶易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

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書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
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
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
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
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
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
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其美
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
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
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
草木然後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耆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
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
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

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大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滕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趨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樞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頌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

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而直作經字

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

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疏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旣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各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

略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

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旣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卽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尙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寶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

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
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
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
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
保其祿也於采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
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
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
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
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
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
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
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
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
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
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
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

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
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
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
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
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
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
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旣無學
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
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
卽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
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
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
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
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
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

故以爲各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卽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寶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旣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旣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免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

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
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
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悅無使虬吠之語
序於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
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
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
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
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
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
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
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
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有疑乎且其詩刺詩也
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
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
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
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
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

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烏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茫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

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搗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

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澤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

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
 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
 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
 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
 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
 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
 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
 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
 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
 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
 復畏吾之憫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
 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
 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
 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
 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
 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

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

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

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邛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

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鷓鴣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鷓鴣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茅苴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佚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

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吳澂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篇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槩論也蓋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

之復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
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
皆含於言詩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
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
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
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各平日師弟
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
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尙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
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
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
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爲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
中有可存錄者亦爲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
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爲未妥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感於
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
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
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
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尙在擬議其餘全篇絕似聖人

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矇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爲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傳授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不可詆之爲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

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鷄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尙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季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卽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卽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褻裳小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爲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晉侯矣子蕡

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薤兮錢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

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各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

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各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命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卽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概詆爲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因之子未敢信其爲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卽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况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

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胡紹曾曰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况魯詩亡於晉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却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駕鳶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

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蠹蝻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讒一作悅人也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傳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

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觀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葦蕪蕪之石荇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麀曰野麀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墀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

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
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
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
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
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
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
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
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諛辭邪說而厚誣先賢
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
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真堪
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謂助
我張目者也

漢楚王交詩傳

佚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

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
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
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
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
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作衰惰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
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
也壽閔其兄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
釐蕤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鳴鳩在桑
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
也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蓋魯詩也

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
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
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豈非豪
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取共之相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陸鈺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

按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

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

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註孟仲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

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

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陸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僞本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鴉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董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羣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

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皙之不容混駟。與駮置之邛鄘。衛諸篇尙相彷彿。泮水闕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鄭人豐坊。僞譏世遂惑之。爭爲鏤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后氏著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鄉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傳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

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佚

詩內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

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栗豐授山

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

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河內韓子事主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詩經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爲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

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
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
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
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
詩其韓詩之說與 又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
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
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
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
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
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
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鷄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二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艸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惟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曰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鶉鷩胎生孔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鸞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跌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

沉不可以面杜佑通典所引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文也

毛氏詩故訓傳

漢志二十三卷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孔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又曰陸璣以曾申爲申公誤

珍傲宋版印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初猶存也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又曰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

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李樛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

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詩論又曰王文詩傳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尙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

陸鈇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繫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繫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琅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

韋氏賢魯詩章句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

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經義考卷一百

經義考卷一百一

秀水朱彝尊編

昆田校

詩四

景氏鸞齊詩解

佚

伏氏恭齊詩章句

佚

後漢書伏恭字叔齊建武四年除劇令遷常山太守永平四年拜

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詞定爲二十萬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

佚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賈氏遠毛詩雜義難

七錄十卷

佚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

世

趙氏曄詩細七錄作詩譜

七錄二卷

佚

歷神泉後漢書作神淵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張氏匡韓詩章句

佚

後漢書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馬氏融毛詩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無下帙

鄭氏玄毛詩箋

隋志二十卷

存

陸德明曰鄭氏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曰鄭氏箋者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爲異又按周續之與雷次宗全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

柳開曰鄭氏箋詩務異毛公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

旨

歐陽修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說 又曰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爲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乃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也李清臣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於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

蘇轍曰詩至於漢儒者之傳容有不知其世者然猶欲必知焉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疎矣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獨鄭氏之箋而已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黃震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足以裨毛詩之所未及者

王柏曰漢初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惟毛萇最後出鄭康成爲之箋學者篤信康成毛詩假康成爲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矣

按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今作斲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凡此可補王伯厚詩攷之闕

毛詩譜

新唐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康成自序曰或作宋均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
 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
 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
 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
 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
 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
 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
 邛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
 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
 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
 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
 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
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
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修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
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僉備傳於今者豈止
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
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
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
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禮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
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
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
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艸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
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
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論說不止
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

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此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

干寶李軌

荀氏爽詩傳

佚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多好尙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侯氏包韓詩翼要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按孔氏正義於抑詩引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杜氏瓊韓詩章句

經

義

考

卷一百一

五

中華書局聚

佚

蜀志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其術譙周問當塗高之讖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周未達瓊又曰古者各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各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殆天意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王氏

肅毛詩注

隋志二十卷

佚

毛氏義駁

隋志八卷

佚

毛詩奏事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問難

七錄二卷

佚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

歐陽修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決別之辭而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夫衛人暫出從軍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非人情也當以王肅之說爲是

劉氏楨毛詩義問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正義於七月詩引之

典略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冊府元龜劉楨爲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徐堅初學記引毛詩義問云劔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劔爲名又云狐之類貉貓狸

也貉子曰貍貍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貍貉子似狸又
太平御覽引義問云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蠪蛸長
脚蜘蛛也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一卷七錄五卷

佚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
譜合八卷

陸德明曰魏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興東萊人駮王肅申鄭義又
曰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茅苴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
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基已有駮難也

王應麟曰王肅引周書云茅苴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駮云遠國異
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劉氏番毛詩義

七錄四卷

佚

毛詩箋傳是非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注劉璠魏祕書郎

徐氏整毛詩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吳太常卿徐整撰

太叔氏裘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國史志詩譜太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敘錄所稱

徐整暢太叔裘隱蓋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

韋氏昭等毛詩答雜問

七錄四卷

佚

隋志注毛詩答雜問吳侍中韋昭朱育等所撰

按韋氏詩答問曰時邁之詩巡狩告祭柴望也初學記引

之又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又野有蔓草問答曰國多供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佚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亟欲以促時也又云旱鬼眼在頭上太平御覽引之

陸氏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隋志二卷

存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與

晁公武曰璣仕吳至烏程令或題曰陸機非也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据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曹學佺曰詩之疏也自陸璣始而人議其略

姚士舜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

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予所藏未嘗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經義考卷一百一

經義考卷一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五

孫氏毓毛詩異同評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孫毓晉長沙太守

陸德明曰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柳又曰楊之水不流東蒲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王應麟曰正義引之

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

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陳氏統難孫氏毛詩評

隋志四卷

佚

毛詩表隱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晉徐州從事陳統元方難孫申鄭

楊氏又毛詩辨異

隋志三卷

佚

毛詩異義

隋志二卷

毛詩雜義

七錄五卷

佚

隋志楊又晉給事郎

干氏寶毛詩音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佚

李氏靴毛詩音

佚

謝氏沉毛詩釋義

七錄十卷

佚

毛詩義疏

七錄十卷

佚

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晉書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著作郎著毛詩外傳行於世

阮氏侃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內太守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 又二卷

佚

鄭樵曰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顏之推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邁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

袁氏喬詩注

佚

晉書喬字彥叔初拜著作郎桓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二郡事建武將軍江夏相勸温伐蜀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郭氏璣毛詩拾遺

隋志一卷

佚

按郭氏毛詩拾遺其釋高裘晏兮三英粲兮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素絲五純也初學記引之

毛詩略

七錄四卷

佚

殷氏仲堪毛詩雜義

七錄四卷

佚

蔡氏謨毛詩疑字

佚

按蔡謨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之其辭曰佩者服用之稱
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

江氏熙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

江氏惇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徵士

虞氏喜毛詩略

佚

晉書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
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咸康初以散騎

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釋毛詩略注孝經

蔡氏失名毛詩音

佚

孔氏失名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蔡氏孔氏不詳何人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別集作太中大夫

雷氏次宗毛詩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通直郎雷次宗撰別集類作徵士

陸德明曰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宋徵通直郎不起

徐氏爰毛詩音

佚

孫氏暢之毛詩引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何氏偃毛詩釋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別集類作吏部尙書

劉氏孝孫毛詩正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

業氏遵業詩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梁武帝毛詩大義

經

義

考

卷一百二

四一中華書局聚

隋志十一卷

佚

劉氏繼毛詩篇次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簡毛詩總集

七錄六卷

佚

毛詩隱義

七錄十卷

佚

隋志詩總集隱義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謝氏曇濟毛詩檢漏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曇濟梁給事郎

崔氏靈恩集注毛詩

隋志二十四卷本傳二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詩集注探三家之本

顧氏越毛詩義疏

佚

舒氏援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隋志沈重蕭歸散騎常侍

陸德明曰吳興沈重撰詩音義

浙江通志沈重字德厚武康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

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

舒援沈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今見於徐氏初學記所引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爲腊羹臛壘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爲箭竿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牯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其詮麟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主者至仁則出其詮鳳云鳳凰名鸞鶯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有北穴與江河通鱸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鱸而色青黑

頭頭小而尖如鐵兜整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鱸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鱸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鱗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鱗不如噉茹徐州謂之鯁鯿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齋鯿鱸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狸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韃步丈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鯉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采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

張氏繼毛詩義

二十卷

佚

關氏康之毛詩義

佚

冊府元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稱徵通直郎不就爲毛詩義

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經義考卷一百二

經義考卷一百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六

元氏延明毛詩誼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延明後魏安豐王

劉氏芳毛詩箋音證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

按劉氏詩箋音證其詮轡字義云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
轡爲勒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
馬勒而以輓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詩稱執轡如組又
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
寤者其詮蟋蟀云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

珍做宋版印

或謂之蝨南楚謂之王孫也其詮蠨蛸云蠨蛸長螭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之為喜子見太平御覽

張氏思伯毛詩章句

佚

魯氏世遠毛詩章句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注并音

隋志八卷

佚

隋志世達祕書學士

全氏緩毛詩義疏

佚

劉氏軌思毛詩義疏

佚

劉氏醜毛詩義疏

佚

表木 宋 蘇 駢

吳田 對

劉氏焯毛詩義疏

佚

劉氏炫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氏伯興毛詩駁

舊唐志五卷

佚

謝氏毛詩譜鈔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毛詩義疏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毛詩義注

七錄四卷

毛詩雜義注

七錄三卷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又二十九卷 又十卷 又十一卷 又二十

八卷

毛詩釋疑

隋志一卷

毛詩圖

七錄三卷

毛詩孔子經圖

七錄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圖

七錄二卷

俱佚

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諸家音

唐志十五卷

佚

劉昫曰鄭玄等注

毛詩草蟲經

佚

按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其詮猱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獼獼獼駿捷也其鳴噉噉而悲其詮鳳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鸞鸞或曰鳳皇一名鸞鸞一名鷗鷗

韓詩圖

十四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唐志四十卷

存

經

義

考

卷一百三

三
中華書局聚

穎達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
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
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
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
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
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
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
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
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
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
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
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
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
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
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
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
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

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藝文志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晁公武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者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按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太字以別之故孔氏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太字自去序言詩舍正義弗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

陸氏德明毛詩釋文

一卷

存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官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同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南畿志叔牙字延基

王氏玄度毛詩注

新唐志二十卷

佚

施氏士丐詩說

佚

韓子志墓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

王讜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丐聽毛詩說維鷓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鷓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鷓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蛄所以言陟彼蛄兮言無可蛄也以蛄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

成氏伯璜毛詩斷章

唐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毛詩指說

唐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

熊克跋曰唐成伯璵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於本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擷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爲一帙蓋久而未獲乃先刊指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

楊氏嗣復等毛詩草木蟲魚圖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各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鄭樵曰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爲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氏新毛詩別錄

宋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令狐氏名未詳毛詩音義

佚

王禹偁曰頃年謫宦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會昌三年所寫

按小畜集中有還工部畢侍郎毛詩音義詩第言令狐補闕不詳其名攷新舊唐書令狐氏止綯曾官左補闕然歷相位元之不應仍以補闕稱之也

亡名氏毛詩提綱

宋志一卷

佚

按毛詩提綱一卷載於宋志而太平御覽引之當爲唐以前書也其詮葛藟云葛藟一名燕奠好生河澗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澗邊也其詮南山有臺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其詮白華云白華野菅艸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其詮蝻斯云蝻斯一名蝻蟻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經義考卷一百三

經義考卷一百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七

宋徽宗皇帝詩解

九卷

佚

胡氏旦毛詩演聖論

宋志二十卷

佚

宋氏咸毛詩正紀

宋志三卷

佚

毛詩外義

宋志二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

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劉氏字詩折衷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皇祐中莆田劉字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蘇氏子材毛詩大義

通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皇祐中武功蘇子材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爲三卷歐陽氏修毛詩本義

宋志十六卷

存

張燿序曰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乃百一十四篇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辨之曰是不然也其詩之本義一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

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關雎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關雎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泛論有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其知者爲歐陽氏全書也

晁公武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家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常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陳振孫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

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
總序附於卷末

樓鑰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爲通經者不過經述毛鄭莫
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爲說
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菁菁者莪猶規規然守其說
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
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
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詩譜補闕

通志三卷

存

修序曰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
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予之舊圖
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
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
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
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卽位之初年當在宣

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梅氏堯臣毛詩小傳

二十卷

佚

歐陽修志墓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年聖俞得疫卒聖俞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姓譜茅知至仙遊人隱於縣之西山以六經教授鄉里景祐中龐藉以德行薦補州學教授有周詩義二十卷

周氏堯卿詩說

三十卷

佚

隆平集周堯卿字子愈初名奭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

歐陽修表墓曰堯卿道州永寧縣人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

魯氏

有開詩集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常詩傳

宋志十卷

佚

黃氏君俞毛詩關言

通志二十三卷

佚

周氏軾毛詩箋傳辨誤紹興書目軾作式

宋志八卷紹興書目二十卷

佚

邱氏鑄周詩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鄭樵曰宋朝丘鑄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王氏安石新經毛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舒王詩義外傳

宋志十二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四

四一中華書局聚

佚

晁公武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王應麟曰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惠常在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沈氏季長詩講義

十卷

佚

范氏百祿詩傳補注

二十卷

佚

哲宗獎諭詔曰勅百祿省上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夫六義之文蓋溫柔敦厚之教四家之說有訓故傳箋之殊雖同出於先儒或有非其本義是使後學各務名家卿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細次

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講解甚明研味之
餘嘉嘆無已

王應麟曰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

祕省

李氏清臣詩論

二篇

存

張氏方平詩正變論

一篇

存

朱氏長文詩說

佚

鮮于氏侁詩傳

宋志六十卷

未見

按鮮于氏詩傳范鎮作墓志秦觀撰行狀俱云二十卷文淵閣書目暨葉氏菴竹堂目均載有是書

孔氏武仲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范氏

祖禹詩解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氏

巖叟詩傳

佚

蘇氏轍詩解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
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
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
存其首之一言也

彭氏汝礪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程子頤伊川詩說

通考二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

張子載詩說

宋志一卷

存

喬氏執中毛詩講義

宋志十卷

佚

郭氏友直毛詩統論

二十卷

佚

文同志墓曰君諱友直字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
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

多與之游景祐中被薦至尙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於成都學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祕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

張氏表詩說

一卷

存

成德曰文潛詩說一卷僅十二條觀所論土字版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與

沈氏銖詩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揚州府志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真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判知宣州卒詩傳二十卷沈季長撰銖續成之

毛氏漸詩集

宋志十卷

佚

趙氏令潛毛詩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李氏撰毛詩訓解

二十卷

佚

楊時志墓曰撰字子約世居陳留遷福建之連江今爲蘇人登進士第以朝奉大夫通判袁州

張景曰撰唐宗室也熙寧六年進士爲江州彭澤令仕終朝奉大夫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

吳氏駿詩解

二十卷

佚

閩書吳駿字晞遠浦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政和初通判饒州

趙氏仲銳詩義

宋志二卷

佚

劉氏泉毛詩判篇

宋志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吳氏良輔詩重文說

宋志七卷

佚

洪氏林範毛詩義方

通志二十卷

佚

吳氏純三十家毛詩會解

宋志一百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四

經義考卷一百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八

周氏紫芝毛詩講義

佚

紫芝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問答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之詳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者豈非詩之爲經也誦其辭者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乎禽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以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於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於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可以言詩爾其他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若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奧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

皆托於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於聖人之旨非是則刪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爲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於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何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惟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於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於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惟子夏子貢能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

於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
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寢
興焉然而其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
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
高祖馬上之風宰臣多用儒生元成以來長於詩者首推匡衡蕭
望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蓋遠矣荀卿號
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辭以證其說卒
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爲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
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
不善其禍一至於此可不閔哉諸君子有意於學詩願以孔子孟
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
乎其有得也

陸氏佃詩物性門類

通考八卷

存

陳振孫曰不著姓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彙也
祝穆曰陸農師受經於王介甫而不以新法爲是

楊氏時詩辨疑

宋志一卷

存

蔡氏卞毛詩各物解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似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陸元輔曰蔡元度各物解目錄一卷釋天一卷釋百穀一卷釋草一卷釋木一卷釋鳥三卷釋獸二卷釋蟲二卷釋魚一卷釋馬一卷雜釋一卷雜解一卷

董氏道廣川詩故

宋志四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

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振孫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尙存可據按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尙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朱子曰董彥遠詩解其論關雎之義自謂暗與程先生合但其文晦澁難曉

王氏居正毛詩辨學

二十卷

佚

廖氏剛詩經講義

二卷

存載高峯集

宋史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七年拜御史中丞尋改工部尙書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又曰四月秀蓂諸儒不詳其名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蓂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羅氏從彥詩解

佚

閩書從彥字仲素延平人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學者稱豫章先生

邱氏稅詩解義

佚

江西通志丘稅字爲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徙都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

陳氏鵬飛詩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陳振孫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各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之
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閩書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
者稱迂齋先生

吳氏樗毛詩叶韻補音

宋志十卷

存

樗自序略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爲一家之學釋
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
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

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卽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卽以二三條爲證若謬誤若未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之庶斯道之不墜也

徐葳序曰吳才老棫與葳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葳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粹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言葳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葳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閭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遊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貌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大恐才老命戮數人立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縕奧平生多著書若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裨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始後人

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殆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詩聲有不可易者如羸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爲聲洵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瘠洵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尙安用饒饒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箴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遽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

朱子曰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

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天問見一巖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巖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楊簡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陳振孫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著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

魏了翁曰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

陳鳳梧序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之衝激鳥獸之鳴鳴無不有聲亦無不有韻況人靈於萬物參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五聲而文字又聲之精者故上古聖人制爲律呂以諧五聲

使咸協音韻可以被之管絃用之家鄉邦國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致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詩三百篇之有韻固不待言矣若夫易之爻象彖繫書之明良賡歌儀禮之祀醮嘏辭春秋左傳之繇辭歌諺句語短長率皆協韻雖或出於旁通假借而實合乎音律之自然下及國語史漢諸書老莊荀楊韓歐諸子其敘述之詞間出韻語亦皆脗合世變既遠經生學子役於詞賦聲偶雖讀其書而不知其韻識者病之宋儒吳才老博學好古迺采輯古經傳子史協韻分爲四聲各釋其音義彙成一書名曰韻補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有功於文字之學晦庵先生作詩集傳悉本其韻以協三百篇之旨其見信於大儒蓋不苟也嘉興郡舊有刻板歲久漫漶毀而未完而習舉業者復視之爲長物是以無傳焉予讀書中秘時見同館胡世臣購得一本嘗假而錄之僅得其音而不及悉其義久而亡失後宦游中外往往求諸縉紳間未得也正德己卯予以服闋北上道經三衢會提學憲副今光祿劉公德夫論及書籍德夫曰方伯何公道亨藏有善本欲刻之以傳比至錢塘首訪何公遂假其書閱之不啻如獲拱璧公因囑予序之既而公以入覲未及梓頃擢大中丞巡撫河南保釐之暇迺成厥志

焉俾來以書速序予既辭不獲迺述韻補之源流暨重刻之顛末以引諸篇端使四方學者知是書之不易得不可以忽焉而不之究心也公名天衢楚之道州人與予同舉弘治丙辰進士歷官中外風節才望推重同時而力學稽古汲汲不倦觀於斯刻足以見其志之所存矣

許宗魯曰余少授詩於家庭誦而不協竊有疑謂詩者宮徵之所諧也管絃之所被也豈宜乖刺彘是而附載叶韻不知所本續檢它書知有所謂韻補者力求罕值比習業翰館見同館之抄本然又簡略過甚字存其音引據全闕讀之滋惑焉及按吳中乃從都太僕所獲嘉禾舊刻歲遠褚蠹十僅存其九爰真二韻又復錯簡不分乃重假楊儀部所藏參伍巨校間有補裨而書人脫繆失其本真復不可讀乃又屬校於吳士皇甫生亦有反正而未完也及按宣城謀於同年梅氏梅氏力贊之遂相與覆校於是稽諸載籍殫禮讎正猶未慊於余心魯嘗聞之韻者詩之矩也字者韻之原也矩敗則物廢原別則派乖夫字不舛作至理寄焉韻不苟叶至蘇宰焉苟事其蘇而弗基諸理弗蘇也基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今茲之韻以復古也乃顧載以俗文俾理蘇所基昧不可講將

蘇其聽先蒙其視焉此何用耶於是頗原六書本文巨正俗體之
害義者而韻補稍可觀矣然傳錄易偽學士觀復乃鋟於木工凡
再月乃卒厥書既出以授於人人乃於是好者惡者幸者非者紛
若聚訟而襲藏舛覆見各不同許子曰嗟兮物有定質人鮮至情
苟溺所偏燕石且寶蒙於乃心瑩瑩荆璧楚庭不售而蘇氏悲焉
迨其緜也趙人獲之秦欲給取藺相如至於欲與首俱碎璧豈有
二輕重在人遇棄有肯亦何怪哉凡人誦詩讀書一取正於朱
子曰是則是非則非無非趨向大賢以爲準的吳氏韻補文公固
用以韻詩騷矣而去取猶異焉又何故邪余讀吳氏書固非鑿空
臆爲者音本諸母轉聲以相叶唇齒喉舌準舊弗更而援引指證
朗然大備使古人韻語鏗鏘擊戛播於律呂竊或忤違吳氏之功
亦多哉

經義考卷一百五

經義考卷一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九

鄭氏樵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人而其師心自是

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爲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到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浹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鑿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

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各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爲引用而諷詠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豳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

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飶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

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繆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論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四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卽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廷祐未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

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剔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乎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有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卽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

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真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曰強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趨使鐫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

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晁氏

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

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

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
辯詩序不出于夏十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十一辯序不可廢十
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各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
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各十六論關雎爲
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繹其論
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
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憑臆妄決無所稱據亦難乎免
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詩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蠶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

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記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各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敦睦詩說

佚

李氏燕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端禮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价卿諱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迪功南雄州
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淑堅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林氏岳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

佚

謝氏壽詩解

二十卷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敬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會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

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旣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旣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入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摘裂以從所近則詩安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况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

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遠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輯緒悠久而有新美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倣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爲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嫉事但寫鶉雀奔疆樹石動合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

圖子子干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罄折且前是欲以畀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描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冊藏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螽斯桃夭漢廣采繁草蟲采蘋甘棠騶虞北風鶉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鴈鳩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薇蓼蕭采芑鴻雁沔水鶴鳴白駒黃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小明鼓鐘信南山大田桑扈鴛鴦魚藻隰桑白華棫樸旱麓靈臺雲漢崧高韓奕江漢振鷺豐年潛酌駟諸篇然多係摹本真蹟罕存矣

經義考卷一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

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之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也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
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
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
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
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
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辨存其
說於攻媿集中葛覃鵲巢簡兮氓兔爰籜兮出其東門候
人七月東山狼跋棠棣六月車攻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
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
聊樂我員謂員是姓大防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
比伍員更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反古詩說一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
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

無說今子盡掇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
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
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
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
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
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
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
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
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
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
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信能復性之
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始庶
幾乎

陳氏傳良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

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

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出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絜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爲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頹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

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寤寐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斯人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

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忤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己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忤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己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未自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 學者惜之

黃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確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遜之也至矣

陸鈇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各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枉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邈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履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近古者言雖蹟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

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有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謫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各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

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
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
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
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
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
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
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衛宏所綴諸說芴芴迄無定
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
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
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踰度靜女采芻諸詩爲若後世子夜
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
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
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
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
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
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
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

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慙寘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錢韓宣子子蠶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媾俎豆下伍伶諱者哉必不然矣蓋徧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卽瓌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

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曉
曉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
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
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
折衷焉

項氏

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
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

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真有
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一百七